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六目錄

高邁

李咸

咸中宗朝學士

田獲三狐賦以田獲三狐吉無不利爲韻

客有都尉崔公嘗以投筆筮仕遇解九二爻應無何而立功異域迨遂之來相與遊田而獲三狐公以爲應往者之兆遂爲田獲三狐賦余因應云

放心而適者其在乎遊田徒御自肅鐶鍮相牽指東郊以按轡乘北風以鳴鞭風威初厲鷹隼斯擊英寮訟閒農人

務隙分曹命侶榮隨所歷未濟之狐欻起荒陌多疑膽攝虛驚心惕趫材競逐良弓可射算分銖於遠近乃舍拔而則獲於是長舒遠引自北徂南遇豐草而必陟逢虎穴而爭探車輕輪高羣足趛趕將使跊躪其十二三爾乃出林莽踐平蕪歷歷爾見綏綏有狐莫赤其色又腯其膚各挾爾之矢先張爾之弧雖羅空三面而人合四隅終見加其一目遽生擒於僕夫更有七擒七縱乍奔乍逸忽投足於舊邱且守之而勿失俄而獵火燄熾蘊崇煙鬱知隱伏之無所動險中之瞰出搏噬交亂竿投揘臧罔解狐之終凶

符六二之貞吉得理中之道偕枉直之實且夫平原廣衍
何有何無獨茲狐之見獲應君子之筮薯君子云誰其惟
崔公筮薯伊何當入其仕乎固欲知蔡澤之躍馬而問詹
尹以泛龜公侯干城則四方壯士文章經國則一代英儒
我章斯銀我綬斯朱安比夫求魚靡餌即鹿無虞哉已而
日低嵐岫煙生寒柳邕弓釋掤割鮮縱酒是田也蓋以集
彼戎事從其羣醜第吾人之讙謡別郢中之能不豈徒焚
林竭澤乾池滌藪況夫天誠其馳騁御難其枯朽雖俟俟
儦儦或羣或友皆棄之而不受嘻茲狐之無知何雖獸而

似智當其七雄分勢遇楚相以申威九尾來儀感魏君而
呈瑞又若腋入珍裘肉登俎味在物斯賤與人爲利利之
者以此載詠歌而無愧

袁守一

守一中宗朝官萬年縣尉除監察御史遷右臺侍御史坐
黨宗楚客配流端州

彈魏元忠表

臣聞去疾宜遠史策攸存惡逆不誅禍難未已故潘崇進
說宮甲遂興霍禹陰謀芒刺可驗謹案魏元忠擢自布衣

越昇台衮十旬遠至一歲九遷日月借其光彩風雲資其
鳴躍享營邱之大名食睢陽之茅土當須竭誠畢命徇義
酬恩而乃搆惑儲宮躬爲謀主位高勢重狼顧豺聲親典
五兵又司百揆儲宮向闕先召賊臣北軍斬關未聞死難
至於陷重俊令犯逆誘臣下使謀君戎馬滿於宮中戰場
在於闕下宸座驚逼兆庶憂懼一日之閒中外隔絕禍交
之首實階元忠宜肅朝章以明典法用塞人祇之怨稍清
郊廟之恥罪狀既實自孽難逃義士忠臣誰不憤激重俊
是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縱

陛下惡死好生其如國典何元忠等請汙宫以謝罪赤族以申刑伏望付法據狀科斷

陸大同

大同中宗朝官雍州司田

報長吏令巡縣勸田疇判

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

史嶷

嶷溧陽人

晉山陰侯史府君神道碑

若夫天定位地成形三光搖造化之基九土運陰陽之氣出乎震見乎離建官凝體國之理多士鬱經邦之化則有祥開白虎感騶帝而挺生跡煥蒼龍應馳王而傑出聖人神道而設教賢哲思皇以熙績總天下之順是資舟楫之用康天下之務多仗股肱之力故能經綸大造裁成於品彙之先左右中州制宰於神明之表求之振古何代無其人哉公諱憲字景法其先京兆杜陵人十三世祖崇後漢建武中封溧陽侯子孫因家焉今爲縣人也自大電含樞

三百年之盛德流虹貫日七十載之宏圖憑天寵以宏業被龍光而錫允衆仲稱官有世功太史則周之天官延陵曰周多君子大夫則衛之司直竟寧之疇嗣也伏青蒲而諫之建武之懋功也奄丹陽而國之陸海擒其類烈三江派其遥緒東南之美復在於斯高祖光字伯朗晉中書侍郎遷侍中魏稱通事周美有常莫非其人藻蔚於皇漢皆稱其職駢蕃於帝猷曾祖雅字叔安晉散騎常侍尚德懷道而當朝居官體誠而奉上祖輝字季明晉積石將軍秉師誓衆仗鉞捍城比蒲類之爲盟同貳師之列號父儔字

伯倫晉豫章太守國以諍臣爲基人以良吏爲本以興其理乡資馭俗之能在位惟良是曰眞宫之選天遺以文月懸其字故賢哉令聞是稱百代之宗卓彼英姿獨冠千人之表枝條磊砢而多節涯涘深沈而莫際金堅玉潤岳鎭泉渟吉甫降神咸頌國楨之美茂先爲賦即推王佐之才藏器於身俟時而動靜其節高其事在幽而闡自然公輔之資用晦而明終負朝廷之譽屬江東草昧晉主休明人未安業帝明俾乂皇華昭賛待以殊榮固辭以疾再不應命制書貴讓起爲尚書左民郎荀慈明之好學初不就徵

謝安石之貞德卒從嘉召聯榮錦帳肅事丹墀逶迤建禮
之門贊奏明光之府斯言復覩時聞彥輔之談故事將遺
屢發文章之對轉建安太守廣熙故郡羅平舊俗上當牛
女之野下帶龍川之垌百越南垂旁通於比景雙吳左瞰
近接於居風地實貿遷人惟標準秦漢以還號爲難肅公
下車風行宏道信理文翁之臨蜀郡政教多奇子翼之莅
潁川恩威大舉用能決訟斷辭興利除害勸勤治民舉善
黜惡庶績其乂緝熙以安烈虎稱歌既表仁和之盛遊麟
入瑞爰旌禮訓之隆朝廷嘉之累增賞異封山陰縣侯錫

以山川加之紱冕丹書白馬以為利建之儀玉佩金章用表誠封之命方當入調鼎餗光踐台階雖忻鄭鹿之祥忽起虞鴻之疾春秋七十有二薨於會稽郡追贈江州刺史生也有涯多屈宰衡之望歿而不朽用伸追贈之章昔以晉永和八年歸葬於舊原土山之乾坏山左轉洮水長流齊太公之五代不忘周壤孔宣尼之四友我則殷人燕之往覲從若斧者吳所習禮不至泉焉茫茫古阡寂寂幽隴時更晉宋代歷陳隋隨武子之謀身九原可作藺相如之立事千載猶生其盛烈也如彼其遺風也如此從孫中散

大夫太子洗馬宏文館學士江州刺史元道文林郎叔豪參訓質疑遵儀克選忠臨畏道業擅長衢嗣孫義謙寶俊君逸等價重南金美踰東箭敦行不怠在家必聞未能州縣之勞深體邱園之逸以為家聲世業若被於管絃相質披文未宣於金石疇資故實爰命小人雖仁不讓師而意非稱物潘黃門之藻思敬述源流謝康樂之才華恭陳祖德後賢校理猶知幼婦之辭深谷為陵尚識當陽之字銘曰

伊昔有熊道德資始名烈五帝澤流千祺文捨伯邑武與

太史官有世功春秋所祀衛尉疇嗣孝成以康將軍樹績光武其昌事列盟府功書太常源分陸海派別三江懿彼侍中飛纓殿內爲王之伯熙帝之載左貂右蟬切問近對八舍攸履七車不昧散騎帝友朝夕進規奉興肅事贊道攸宜有濟之論兼濬之儀獻替之美復在於斯桓桓積石允文允武外擅爪牙內爲心膂氣逸南仲才高邵虎作師之貞爰誓其旅豫章太守人之領袖如玉之貞如松之茂共理天下是資時秀良二千石抑非虛授惟君挺生才術縱橫黃裳元吉白賁永貞荊岩植潤漢水騰明是謂家寶

膺茲國楨英英學藝爲郎滿歲紫帳趨榮青縑沐惠王譚
練習鄭泰才計持實有章大猷無替悠悠廣熙南海之湄
言典斯郡遠于將之變其風俗鎮以宣慈人斯攸賴吏不
忍欺列郡之政茲焉爲盛開國承家大君有命山川光錫
圭組輝映是曰懋功往哉惟敬重此台望期諸棟隆初忻
鄭鹿奄嘆虞鴻麟傷孔子馬思滕公死而可作善始令終
言式其墓坏山之路如斧載形廣輪爲度委鬱松檟蒼茫
草露萬古同心千春罷曙猗歟雲允世豈乏賢不忘其本
願述其先陸家茂德潘氏流泉家聲懿範日月俱懸

朱溫

溫中宗朝擢書判拔萃科

對博士教授判

任太學博士或告教授失所云不知輕淸在何

時敘

宗伯建官成均務學本乎風化爰立庠序人惟教首義在

通經所授復據禮文有誤深非儒者講信之道自闕師資

㫻胄之儀曾非挑撻四時訓誘事乃蔑如三月違仁豈無

尤矣且如迷復未曉輕淸儻舞樂或乖問夔則可如論詩

不足在鼎何觀既投刃而非虛宜稱䑨而見罰

對樂懸畫蚡蝑判

得樂懸上畫蚡蝑所司以細碎失禮不伏

昔者先王制禮作樂也象物昭著厥儀孔般大夏雲門既修之於千帝金鍾玉磬亦畫之於五采用能文物以紀聲名有差習之以和人悅衆播之以移風易俗當今命夔奏樂使鳳振羽豈蟹蟲之虛責何蚡蝑之矯言應爲細碎微軀別有所飾輕清雅樂此非其任所司是舉深得其宜請革前非仍科後罪

范貞朏

貞朏中宗朝擢書判拔萃科

對樂懸畫蚡蝟判

得樂懸上畫蚡蝟所司以細碎失禮不伏

體國經野在乎六職審材辨器謂之百工須任宜以播聲當舉類以爲用故𦏁者羽者爰標大獸之名連行仄行實曰小蟲之屬施大於筍簴發爾標形篆小於宗彝寂然爲象有此成則斯無替之何彼所司用荒厥職以爲細碎不亦宜乎

迦葉志忠

志忠景龍朝官右驍騎將軍兼太史事

進桑條歌表

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闕五行六合之內齊首蹀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爲國

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

李思齊

思齊刑部尚書德懋子官左衛將軍

對致仕判

渤海縣高邁高秀歷官清途位望崇重及懸車之歲挂冠辭歸於邑邑宰白雄令吏置酒肉於其家吏於道傍停肉爲鴟鳶所食還以此報雄不之信命官屬科之

高邁高秀俱承茂族難兄難弟各登清官故能望高陸寶價重韋珠棠棣春風芳菲兩襲桑榆日暮光景同歸挂冠冕於東門方休白首奏絃歌於北里直散黃金邑宰率由舊章禮宏於羔鴈縣吏恭承嘉命事失於鴟鳶伏念刑書眷言惇史大夫學吏獄雖成於鼠偷京兆能官罪不加於烏攫

高邁

邁中宗初年人

濟河焚舟賦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內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棄瑕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攺轍冀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總元戎申薄伐駟馬雲屯長劍電掣哮闞兮前貔後虎威棱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生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瓦散淩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雪則出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嘘而霜露變叱咤而風塵弭

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魂魄為鄰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焮長湍龍吼乎沸潭魚喁乎湯泉舳艫化而為炭檝櫂颺而為煙水聲與軍聲合雰括乎地火氣與兵氣鬭上衝於天是以天為我赫怒焉地為我震業焉林木為我枯死焉山陵為我崩騫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啟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潛鋒鋩以自備

以五廟苟存爲幸以萬人苟免爲智敢怙其山河而虞其土地於是晉實爲主反爲客秦實爲客反爲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封尸於崤陵之下旣而畟雪前恥人解厚顏四顧野淸橫行而旋謼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勳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厠其閒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泰圖之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舍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

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代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威強晉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久懸無私之鏡以照六合持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掇奇拾異葑菲盡取若有一人兮近文章含堅貞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志入函關棄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爲棄甲而生投軍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之何如哉言之不可以已也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度賦

昔在太始原於物初天地草昧建皇王以爲宰淳樸自理非賢臣而勿居歷雲官與鳥職接洪範而周書無不較權衡之輕重考度量之盈虛因物以極神託數以明象積分而成寸引尺而爲丈列陰耦而陽奇法天三而地兩準之億萬其如指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隨物而應施不失平其至妙也多少不能以藏數其至微也長短不能以隱情易而無欺簡而無惑節之以禮其儀不忒聖人進退以觀象君子方圓而取則成百王之規矩爲萬代之繩墨欽若

伯禹聖哉爲王道濟天下爰敷大章投足既廣行地無疆彼里之難測用度之可量四時以日月爲明萬國以君王作大同衡律而一軌量海内平而天下泰居日中而成市覲異方而畢會在商賈之所資惟尺度而爲最夫道以神契物以言筌義無不盡理無不全度之爲物也資道以爲用度之爲道也託物而無偏述斯往矣吾不知所以然

鯤化爲鵬賦

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横海底隘龍門眼睔睔而明月不沒口呀呀而修航欲吞一朝乘陰陽之運遇造化之主脫我

鼯鼠生我翅羽背山橫而壓海嵯峩足山立而偃波揭竪張皇聞見卓犖今古過𡚁門者累百曾莫敢覩來條支者成羣又何足數旣負此特達壯心亦有取也若乃張垂天激洪漣海若皺其後陽侯騰其前洶如也皓一作皎如也蛟螭爲之悚一作怛怖洲島爲之崩騫如此上未上之間邈矣三千接海運搏風便飛廉倏而走羊角忽而轉勃如也蓬如也溟溟爲之光掩山澤爲之色變如此高未高之間騰夫九萬足踏元氣背摩太清指天池以遥集按高衢而迅征時與運并道與時行遺天閼之類放逍遥之情如此自

一日亘千歲陰數與陽數際乃下夫南溟之裔嗚呼誰無借便之事九萬三千故非常情之所希冀誰無迴翔之圖一舉六月故非常情之所覬覦由此言之則鳳凰上擊誠未得其錙銖鴻鵠一舉適可動其盧胡況鷦鷯一作鸋鴂之輩尺鷃之徒易安易給其足其居須臾之間騰躑無數齷齪之内翩翩有餘伊小大之相絕亮在人而亦爾淩雲詞賦滿腹經史婆娑獨得骯髒自是不大遇不大起謂斯言之無徵試假借乎風水看一動一息凡歷天機一作大幾千萬里

長明燈頌并序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元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藴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足見礙竟不能彷彿之或彷彿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嘆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然燈精進或就於寶融寺藏經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

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龕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闢恒沙善人由兹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兹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須之間迫賤事未搆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

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
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
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
人歸之於大同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七目錄

賈曾

曾河南洛陽人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開元初拜中書舍人知制誥坐事貶洋州刺史徙慶州鄭州入拜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

水鏡賦

原夫水能利物鏡以含虛泛鷁攸往盤龍是居藴靈長而遠蓄懸洞鑒而藏諸其止水也體靜而舒惠風拂而逾益明月來而不如清則澈底蒙紛濯洗朗亦難雜逢昏可合

則有分流學海挂影仙臺映冰壺而洞澈連錦帳以徘徊是用益澄流品取鑒羣材洄斛思躍飛雞自猜挹餘波而得潤雖屢照而常開惟茲道也可允孚惟茲務也可長守所以息僥倖之心杜譏慝之口將座銘之不若雖撲滿而何有士或湮淪時多苦辛願濯纓而未暇思照膽而無因空匪材而濫挹願將此以書紳

命皇太子即位制

朕聞宇宙者至公之器不獲已而臨之帝王者因時之運非有待而居之蓋在於拯俗濟人功成名遂而已朕以寡

昧虞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陵之節昔在聖歷已
讓皇嗣之尊爰洎神龍終辭太弟之授豈惟衣冠所睹抑
亦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
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登皇極日慎一日以至於
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方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宿願脫
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禹以命啓匪私其親神器
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隆基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
稷溫文既習聖敬克躋委之監撫已移歲年時政益明庶
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歷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

皇帝位有司擇日冊授朕方比迹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云上帝位兆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圜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

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巳於圜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言兆圜丘於南郊南郊即圜丘圜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圜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天在歷自臨宸極未

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荅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慚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讜倘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

上東宮啟

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預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

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饋之美女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娃妓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吐謠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閒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彰示羣寮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明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

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欣戴謹啟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撥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除淩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爲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亮雖坐

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闔茂次年仲夏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望遠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箋副衣表挾纊之誠兼閫喻投醪之旨筐篚以將其貺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覿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爕贊功成訏謨景暇慕采薇之興張伐木之朋詢彼旬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歧路旁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慕人

宿設重帟雲平大官甕舉百羞霞錯四夏六允之變朱干玉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熌林薄朝傾多士悲無居人接蓋陰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淸鐃開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郅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啟行聽闓閶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簟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天子有念式敘淸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賈曾　張敬忠

張敬忠

敬忠中宗朝監察御史張仁愿在朔方奏判軍事遷吏部司勳郎中開元中爲左散騎常侍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道節度大使攝御史中丞本道採訪經畧大使

准勑勘復蜀州青城山常道觀奏

右內品官毛懷景道士王仙卿等使伏奉閏十二月十一日墨勑蜀州青城先有常道觀其觀所置元在青城山中聞有飛赴寺僧奪以爲寺州既在卿節度檢校勿令相侵觀還道家寺依山外舊所使道佛兩所各有區分者臣差

判官宣義郎彭州司倉參軍楊璹往青城山准勑處置其飛赴寺佛事及僧徒等以今月九日並移於山外舊所安置訖又得常道觀三綱甘道榮等狀稱奉勑移飛赴寺依山外舊所觀還道家今蒙使司對州縣官及僧等准勑勒還觀訖更無相侵者其山中先緣寺界所有竹木等寺既出居山外觀今置在山中務使區分不令侵𧼈臣已牒所管州縣亦許觀家收領訖謹附采藥使内品官毛懷景奏狀以聞謹奏

新津縣佛殿成老君聖像狀

自然木文真容隱起神迹殊妙洗削愈明非圖畫所能成非雕刻所能及伏以太上老君先天大聖變化不常潛現難測瑞花旁繞知芳輝之不歇華蕋上浮明傀寶之常貴現於殿柱杳疑作史之年照彼佛祠緬若化胡之日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豈若仙祖降靈聖孫膺運伏望冊歎九廟昭配兩儀編付史官布告天下

倪若水

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第進士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開元中拜戶部侍郎再爲尚書右丞卒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扈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餇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鵷鶵鸑鷟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殘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墮肝

以報主瞻望庭闕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

劾奏祝欽明郭山惲疏

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涓塵莫效謟佞爲心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朝馭歷良臣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依黜削以肅周行

柳澤

澤蒲州解人景雲中拜監察御史開元中累遷太子右庶

子出爲鄭州刺史卒贈兵部侍郎

諫復斜封疏

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樸志懷剛勵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伏惟皇帝陛下聰明齊聖孝悌通神樂善好諫除繁去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仁明睿哲有過於堯舜然而刑政德教或乖於典則若不革弊易轍塞源拔

本愚竊料未臻於太平竊見神龍以來羣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内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闤闠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天下爲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爲炯誡者也臣聞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祇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

璟之計所以咸令黜之頃日以來又令敘之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銷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銜冤柰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

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柰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憸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已覩聖朝之妄賞矣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臣恐近習之人

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門鑒誡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閒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

上睿宗書

頃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龎眉鮐背

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錫煩省
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也
亡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
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
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
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
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
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行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諫縱有逆於耳謬於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於厥躬雖木樸妄忤顧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於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進淫巧

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啟至於僚友必惟妙擇若因親舊率情奏請恐非其人懼累於德今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滋爲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

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温良博聞之士恭儉
忠鯁之人任用以爲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置署拾
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受以訓詁交修不逮
臣又聞馳騁田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
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藝或飛鷹奔犬盤遊藪
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内作色荒外作
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
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遐祿

厚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謨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

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覩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

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有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易其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啟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諫進用奇器書

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竊見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以嚴罰者也昔露臺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者殺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謂奇技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欲求媚聖意揺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